

再生变

这些时日，我开始嗜睡起来，总是睡不够，吃东西也越来越少，只是困。

这一日，太子惦记着我胃口不好，特意叫后厨给我做了一顿红烧肉。我只闻了味道，便干呕起来。

他拿了水，将我揽在怀里，轻拍我的背。

叫小夏去叫个太医来给我瞧瞧，朝中近来似有什么变故，皇上常常叫他议事。等不及太医来细细诊断，只能将我扶回屋里，叫下人照顾好我，太医的诊断结果等他回来一五一十的告诉他。便急匆匆的进宫去了。

我在房间里躺了一会又睡着了，等小夏跟太医进屋时，我才被脚步吵醒。

果然，小夏这个鬼丫头，她又把清秋叫来了。

清秋见了我只是笑。

「听闻太子妃抱恙，下官特前来为您解忧。」

相顾一笑。

他在我手上垫了块帕子，为我把脉，片刻以后表情斗然而变，惊疑不定的看着我。

我被他吓了一跳，叫小夏清退下人，守着房门。

「是喜脉。」

我惊的手胡乱的将桌上置于一旁的茶杯拂到地上，茶水滚烫，溅到裙摆上，有淡淡的灼烧感。

「你确定？」

我心中涌起前所未有的慌乱，这可如何是好。

「是。」

我久久无语，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在脑中搅起天翻地覆的一番骇浪。

「灵犀，是太子强你所难是不是？」

他的语气微颤，强。忍着怒气，我第一次见他这样凶恶的时刻。

「是柳家派人下药。」

「我去杀了太子吧，我是医者，能救人，亦能杀人于无形，我将欺负你的人都杀了罢。」

「你住口，我已经连累我们一家人的性命于他人之手，我怎可再连累你！」

他扔了手帕一把抓住我的手，把我的两只手都放在手中紧紧的放在手心中握住。

「灵犀，我再也不想见你再受伤害了，我把太子杀了，这一切就都结束了，我愿意拿我的命，换你自由。」

我把手用力的抽出来，别过头，不敢再与他对视。心里打定主意，叫清秋从今日起脱离我这方无边地狱，他还这么年轻，前途光明，陷进了我这个烂摊子日后可怎么办。

「宋清秋，从今日起，我们二人再不要相见。我过的好坏与否统统与你无关，我现在已经怀孕，我再没脸求你相助。从前的誓言，你今日一并都忘了。我不会再求你任何事，今后我的路，你不要再参与。是死是活都与你无关，你现在就走！」

「我怎忍心扔你一人！有多少人想要你的命！你以为你生了孩子柳家就会放过你们家吗！你和你的孩子始终是他们的绊脚石！」

他从桌对面疾步绕过来，第一次抱住我。他原来很高，高我一个头。他把我紧紧的揽在怀里，我想挣脱，却挣不开。我的脸贴着他的胸膛，我听着他的心跳如雷。眼泪一下就涌出来，迟了，全都迟了。

「清秋，你忘了我罢。都怪我，怪我一开始就不该允你的诺，怪我嫁为人妇还对你心存幻想，怪我不够决绝坚定把你拖进这

伤情之境。都怪我，这一切都怪我。」

我扯着他的衣领，低声的哭，不敢放声，唯恐被旁人听到。在这府中，尽情哭都不行。

「灵犀，是我的情误了你，叫你如今痛苦不堪。不是你的错，是我当初不该心动。可你那么美，那么可爱，叫我如何不心动呢。既然心动，那我余生不悔。如今我不再奢求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只求能尽我之力，让你快乐的活着。前方若有妖魔，我愿意永远做你手中的剑。

幼时爹娘染病而亡，我成了无根的孤儿，我立誓成为最好的大夫留住我以后在乎的人的命。可我却没能留住你在我身边。

灵犀，我不论你以后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，经历了什么样的事，你永远在我心中，一如初见。只要你需要我，万死不辞。」

这人生的万般无奈，因何全相遇于我一身。我负了清秋，累了爹娘，也把我自己的人生过的一塌糊涂。

我用力的推开他，低头一把抹了眼泪，可抹了又流。

「宋清秋，从今日起，我们再不要相见。除非我死了，许你来吊唁。否则只要我活着，你再不许见我。从今日起，你认识的那个灵犀，死在荒郊，藏于野岭。是风，是云，是你手边的花，却再不会是我。」

我看着他的眼，染了红意，脸色苍白。

「你若那么决绝，为何流泪。」

他的声音开始发抖，语气里带着哽咽。

「清秋，我们缘尽于此。当初嫁给太子，我就该死心，不该再牵挂你。今日不管是何原因，我有了身孕，我都再不配做你的心上人。我不能再拿情的名义，去利用你。你若杀了太子，被处了死刑，我绝不会多活一日。我无脸苟活。」

「那你有何打算，你跟孩子在府中，以后若迎了柳小姐入门，只怕会更加举步维艰。」

「我自有打算，大不了玉石俱焚，同归于尽。」

他一把抓住我的肩膀。

「灵犀，我去帮你杀了太子吧，好不好，我杀了他吧，杀了他这一切都结束了。」

「你若是为我杀人，我现在就一头撞死。我要你们，都给我好好活着。我惹的孽，我一定会有个了断。你赶紧走，再不许见我！」

我拂去他的手，把他的东西都塞回医药箱。推着他转身往外走，蓦地想起还有一物。回头将那方印拿出来，塞回他手中。

他难以置信的看着我，彻骨的愁好像要把这个清瘦的少年击垮了。

「灵犀，这方印我若拿回去，只会睹物思人，永远也不能忘记了你。你若心里还有我，就留下它好吗，也让我知道，这世上的愁苦，不仅只有我一人日日夜夜倍受煎熬。」

我看着这方印，在手中握的越来越紧，印的棱角硌的我手中通红生疼。思索片刻，还是留下了。

「清秋，我欠你的，来生还。」

说完将他推出门外，一把关了房门。

「小夏！送宋太医！」

泪如雨下，悲痛欲绝。

送走他以后，小夏瞧我心如死灰的样子，还以为我得了绝症。吓得一下跪倒在地。

「小姐，你还有几日可活？！」

「我有了身孕。」

「什么？！？你跟太子，不是从未圆房？！」

「你还记得一个月前盈盈生日时的你昏睡的事吗，她下药了。」

「她近几日被禁足，听闻被杖责以后大病一场，到现在还没痊愈，我这就赶去趁她之危，掐死她给小姐你报仇！」

说着起身就往外冲。

「你回来！」

「小姐你还有什么吩咐吗，我没看好你，我罪该万死，我这就去给你报仇然后自行了断！」

我拉着她的手把她拉到身边。

「小夏，我现在身边只有你了。下药之事，她将你迷昏了，不怪你。你好好留在我身边，不然我，才是真的活不成了。」

我靠在她的肩膀上，抱着小夏肉肉的身子。

「小夏，你抱抱我，我好难过啊。」

一件又一件的事，接踵而至。我第一次觉得撑不下去了，心里的悲愤，不甘，想狠狠的发泄一场却连个发泄的出口都没有。我抱着小夏狠狠的哭，小夏见我哭的伤心，她也开始哭。

这人生什么时候能轮到我安灵犀时来运转。

晚上太子回府，急匆匆的就来到我床边，还没来得及换衣服，就一脸关切的拥在我身边。

「怎么样，今天太医怎么说？」

初秋的天，已经开始有些凉了，外头天色昏暗，他身上带了一股凉气，侵的我有些头疼。

「你离我远些，你身上好凉。」

他瘪了瘪嘴，唤下人给他宽衣换常服，换了衣服又过来。

「太医怎么说？」

「我有身孕了。」

「?!?!?!?!?!」

他一下直起身，瞪大了眼睛。

「你真的有了?!」

「嗯。」

他又惊又喜，双手捏的死死的，在屋里来回的转了几个圈，回过头一脸的不可置信。

「灵犀，你真的有了?!」

「嗯。」

我瞧着他一副欢呼雀跃的样子，心里只觉得可笑。并没有配合他做出高兴的表情，只一脸倦怠，他却并没在意。

过来紧紧的抱住我，想把我抱起来，却又小心的放好，把胳膊拿开离肚子远些。他近些日来，总是皱着眉头想心事的样子，从未见他这样开心过，眉飞色舞的笑出声来。

他打开被子挤进来，把我揽外怀里，轻轻的摸我的肚子，笑嘻嘻的一会偷偷打开被子看看我的肚子，再笑嘻嘻的看看我。

「我要当爹了，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，我真开心。你怎么看起来一点也不开心的样子？」

「太子怕不是为了当爹才开心吧。想必是想到终于可以迎娶柳小姐了，心里快喜极而泣了吧。」

他一下把我的脸捏着转过去面对着他，一本正经的看着我，
「灵犀，你不要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，他听见会伤心的。」

我切了一声，拍掉了他的手。

「怎么，你心里可以想，却不许我说？」

「灵犀，我娶你时，心里确实不愿意。可经过这许多日子，我也是真心拿你当我的太子妃，你有了我们的孩子，我也是真心的高兴。」

「可你也确实为能迎娶她高兴不是吗？你为什么不承认？你就是拿我的孩子当一个娶她的工具。」

「犀儿，你是我明媒正娶的结发夫妻，纤纤入门，也要跟你奉茶的。」

「我不爱喝茶。」

「犀儿，我为何就不能信我一次，我会待你跟孩子好的。柳家马上就要生变了，你再不用担惊受怕了。以后我就是你的倚靠，做你跟孩子的支撑好不好。」

「睡觉。」

「你还惦记着离开我吗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即便是有了孩子吗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那我定要让你回心转意。」

「准备娶你的柳小姐吧。」

「略略略略。」

我转过头侧过身背对着他，他却粘上来，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。

「你离我远点！」

「就不！」

说完粘的更紧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只听府外传来消息。

柳宰辅，病逝了。

柳宰辅其实年纪并不轻了，现在的正室并不是他的第一房妻，第一任是个深爱的书香门第家的小姐，貌美却体弱。当时还健

在的柳老夫人一看那姑娘就不是个长寿之相，于他的仕途和传宗接代都不利，便极力反对。

然而柳宰辅却一意孤行，力排众议，还是娶了她为妻。后来不过三五年的光景，果然香消玉殒。生了个孩子，也从娘胎里带了一身的病，一两岁便早早夭折了。

后来柳宰辅消沉了许多年，禁不住娘施加的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压力。隔了几年才娶了如今的夫人和妾室。他对这些女人都并不算很好，对孩子们却格外的宠爱。

他这一生，也曾是铁马冰戈意气风发的少年郎，也在这运筹帷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上守住了辉煌。能于刀枪无情的战场上几次生还，能回到朝堂中躲掉皇帝的猜忌，已算是善终。

他在世时，有他庇护柳家枝繁叶茂，连皇上瞧着不顺眼也得让几分薄面。如今他不在了，柳家倒台，指日可待。

听了这个消息，我乐不可支。叫小夏给我上一大份的红烧肉，我今天要吃个痛快。

太子的表情倒是复杂了几分，这口气松了提，提了松，吃饭时也一副恍然若失的样子。

而我是一概不理的，你们朝堂上的弯弯绕绕与我何干，我也不清楚。但是我猜到，接下来柳家快有什么大动作了。估计是找个什么借口，翻出些什么陈年旧账，该降罪的降罪，该贬的贬了。把这盘根错节的家族势力，彻底从朝堂上连根拔起，想必皇上比我这个草民，更着急。

想了想更开心了，在屋里蹦蹦跳跳的唱歌，来一首汪峰老师怒放的生命！！！！

他一把拉住我，还瞪了我一眼。

「你有孕在身，又蹦又跳的伤了孩子。」

往日里我瞧着他冷着的一张老脸，总是气不打一处来，今日心情好，便不跟他一般见识。

「柳家倒了，皇上就不会再阻拦你们了。来吧，该是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时候了！！来吧！！！休了我！！！我准备好了！！！哈哈哈哈哈！」

「放屁！」

他一张脸气的铁青，一瞬间的暴怒还是显示出这个男人身居高位的气场，横眉竖目还有几分骇人。

「好，你吼我，不吃了，我这就把自己饿死。」

但是没有用，老娘能怕你吗。说着我放下筷子就满脸幽怨往床上走。

他一愣，叹了口气，伸手捏了捏太阳穴，整个人又软了下来。

「好了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吼你，你回来乖乖吃饭。」

「我不！」

我歪着脑袋看他，摆出挑衅的表情，存心气他。

「你！」

他一时语塞，嘴瘪的紧紧的，又想发火又拿我没办法，僵持了一会，到底还是软下来。站起身扶着我肩膀让我坐下，把筷子塞到我手里。

「你不要再提休妻一事了，莫说你有了身孕，你便是没有身孕我也不会休了你。你带着我的孩子，我把你休了叫他管别人叫爹吗。再说了，谁还要你？」

说完嫌弃的看了我一眼。

我更生气了，老娘相貌无双，性格一流，说学逗唱的功夫在这个时代的女性里首屈一指，岂会没人要。就算带着孩子，也是风流俏妈好吗！

「谁说没人要？！」

我把筷子一放，斜瞪着他。

「哦？？谁要你？？我听听，谁敢要你？」

他好像一下来了兴致，也放下筷子，饶有兴趣的看着我。

「呃，反正，肯定是有人要的。」

我自觉心虚，低头扒饭。

他若有所思的样子，深深的看了我一眼，眸光中暗含杀气。

「谁敢动你，我便杀了谁。」

「哦？？那柳纤纤如果进门了跟我过不去呢？？」

他又一副吃瘪的样子。

「她不是那样的人，你放心便是了。」

「哎呀，果然是旧情人呢，真真是了解的很呢。」

「好，我错了。娘子你饶了我吧。」

成亲五月有余，这还是他第一次唤我娘子，我瞧着他低头给我添菜，心里也不免有些波澜。

可人生有些事，向来不如人愿。若我一嫁进来，你便待我如此，以我这副心软又怕事嫌麻烦的性子，未必不肯待在你身边。只可惜事到如今，见了这许多龌龊，我已经决心不愿再待在这里了。帝王的爱，深时深，浅时浅，你也终会有三宫六院，今日有柳纤纤，明日有王纤纤，你天生有权利见一个爱一个。到时候后宫佳丽三千，个个为了得你一眼青睐使尽浑身的解数，你今日给我的温柔，到底是镜中花水中月。

若我现在就陷进你眼前的温柔里，心甘情愿做你的妻，信你一生会待我如此，那才是真正的蠢。这天底下若有人信天子会终其一生爱一人，才是真正的蠢。柳纤纤就是那个最蠢的。

话虽如此，倒也不舍得再对他疾言厉色，语气到底一柔，「不闹了，吃饭吧。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